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四明樓

鑰大防

少師規文殿大李士魯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系贈太師魯國公

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仕承議郎系贈太師魏國公

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系贈太師楚國公



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

誰字李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
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為儒至魯公守道自
晦始闕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
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渾縣是生四子次曰湘師
心繼踵仕為吏部尚書終顯謨閣李士其
幼即楚公也個儻有大志義風為鄉里所敬故
翰林李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於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疑遠寡言正色碩瞻步趨
率有尋度力孝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
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
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
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秋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
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日受
蕭公深知故奉親為万里行詎為利祿計耶既
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
十七年為省試點檢試卷官知奉湯公鵬奉薦
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一十八

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為秘書省教書郎二十九
年兼吳王益主府教授既入館屏跡入事益讀
未見書假休益入抵魯始歸一時明臣汪公應
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
重三千年再考省官知舉朱公倬尤知公紹奉
臺察薦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
月迂右正言首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祿
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為智小引去為高碩
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成刑
賞黜陟之柄一所於上彼號令死紛更官吏死

數易則見它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
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幼其大者論時宰初死
素望偶中科目取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
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
其言既罷政又論其祖黨營私懷諛迷罔竟鑄
其職又論大將劉宝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
權倖方命括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
之必盡時高宗之化之初吳滯補弊公所言
無非徑論要務嘗謂道揆正子上則法守冊于
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已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

有送部勘當看洋措置之類當處以死心總要
所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
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先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
當則云吏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死法可行則
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即无所礙變
旧章而感現所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乱矣欲望
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未上尽去宿弊或依違
迂就則坐以違制御畢令三省大曹遵守此實
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旦得大用三十一年正
月轉左奉議郎四日丁楚國憂 二聞之惻然

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至有
金繒之賜隆興元年服除 孝宗厲精政事妙
選部使者是各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討度轉運
副使除科監之宿弊先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
乾道政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子
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
詳 上皆賞歎具曰卿居言責有補治俸四月
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懿五月兼 皇子
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几皇孫
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与外任三年閏

七月轉左承議十二月起知江州郡四年奏事
改建寧府仍舊取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
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閑征賦籍摧酷水旱義倉
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
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儉節為先明年
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危之公亦力辭
而止始見谿用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
命以石為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為立祠
八月轉左朝奉即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劔汀郡上供銀

悉施行之奏事畢 上令一至 東宮 皇太

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於詳讞之際尤切

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預借折帛之

擾冬轉左朝散即七年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

災欲令許浦水軍仕疏 又言州郡仕情

或以輕罪錮置失 太 法除姦之戒賜田

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

當行重祿盜販摧貨配隸加詳 上曰議論切

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

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

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
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兵以來上下
相訟事干机速則免施行而後少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旧制正救於求行使天
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
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扈而援列轉兩官扈大
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犹除資
政殿皆封还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体十二月
除翰林李士知制誥兼侍讀依旧太子詹事

二年知札部貢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荐
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
密除大尉在京宮現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
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
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对退不
以語家人无得而傳為閏九月除端明殿李士
燾中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
存心至誠李有淵源及倚用之意切戒以推誠
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日人臣須是狗公不當
遴叔古人有願公无權之詭又嘗曰樞密每事

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取衆死術几致生變命左零体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雱條奏亦有不熊者公奏雱謂其由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刻剝侵漁勢不可復由因荐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貞是有功行賞太濫却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它應酬边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急高宗慶寿

奉上尊號為篆宝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虜酋与九公奏天下為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西月国史日曆方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人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尽公无私裨益為多簽方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公难得卿宜同寅協恭倖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孝昌祖誘殺降人公皆已謂不是為武徒傷好生之德上言皆令体究責罰上言中官躬儉誠信

太子溫恭儉薄 本朝后妃多矣朕自以為幸
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
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 上曰然德行為本
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相進呈退持
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
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无迂令之患參知政
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
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
而退即作圣旨施行固初花質等係前代旧八
心懷不然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戶批旨然

後上馬今若再徑審閱然後付外則事无過奉
人先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
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
賢否不事形迹誠矣耶不敢以鄉曲故日而廢
苟曰不當非才而以己私庇之 上曰善却
祀克儀伏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
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与李公同行相事五年
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
在右府憂边思取約東諸軍擅差白身人任取
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為合入

差遣人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抚存草莽山招到
作過人措置婦正添差負闕及冒名承代之弊
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柳冠
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洞悉號令
賞罰明審平當上六稱其毫厘不差又嘗願
簽書樞密院事我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
事不魯放下鄉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
所以用兵多无成功令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
憂錢公六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
在西府數年不魯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曆云

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考成轉通奉大夫九
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
謂主帥不可死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
上欲全之衛建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獨曰若令
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
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艰难目握兵于
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死事而置此他軍
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為用又謂受賞給勢
須加厚怨望日生乃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
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却預

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矣死方而或言問人
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
然魯公亮蘇頌蔡襄陳襄六閩人也江浙固多
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故人主所以用之如
何爾上極以為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
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
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接軍法誅成光延等
王拒使言平賞寇賞賂比北虜戰功咸半議罰
亦宜如此朕釋然而倍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
軍之時罪固當戮空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

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
邑實封滿万户封信國公執政二年謹守成
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荐以水教溺土
卒褫官封還叙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
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万里公區處軍
務率皆合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无一毫矜
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
雨霑足人心闔暉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
自將知无不言朕所信用卿面不宜尚誰宜者

又曰卿等朕所信倚當盡言无憚公对曰有君如此苟為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染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者是激之使為黨也皆以次進迁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或附无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观瞻尤非平日所善也早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橋于休致以次封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為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借貸二麥種

子戒筋僉視官司甚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律公擇寸因荐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為閔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合久閉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慶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間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為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為示之以靜則死事矣虜使魏正吉朝見執事未進公諭以礼而正吉却行欲退公即奏請皇帝还宮降旨别日引令館伴议之次日率如仪而去拒密副都承

旨王拆竊專威柄收納賄軍机边事輒用白
劄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
死敢斥言公亮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
上始為之動色既而欣然聞納曰非卿尽言朕
不聞此當為卿身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
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
死不服陛下之明斷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
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身曰力荐漢
燧以待制為之上嘗諭丞相直諫无隱居空
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廢分事只与丞相议

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
士至于以虛為實毀譽真真豈朕所望公曰誠
有此病然不可固噎廢食必欲與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類
輪对上以為言涉治激全無根蒂自王藺以
言進用一傳而為刘克天此後如固泊却建德
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
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
故由至今公奏頃以象筮失度陛下畏天求
言縉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耻不相若雖入

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不可賀或加沮
抑則有滯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
无实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
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臺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
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
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夕難以今見任人独
任其責上即蠲元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
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白省
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鐫秩罢之大理當汝翼
死罪公以其与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声寃

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潜消姦宄之心义
奏栗廉介有才李此亦无它上曰少俟復戒
除二廣貨司恭洁忠万飢公奏去歲荒政施行
畧備蜀遠早傷尤當取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
撥万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荐
李人公拔其尤如罗點陸九淵彭仲剛刘清之
并与職事官莫叔光趙肇除刪定官武臣卸誦
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议公
奏去却尚遠始令熟议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
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

或負即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
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
人曰黃洽稱成都除面正甚當以得人為賀朕
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
圣主在上矣不肖較然稟受圣訓庶几寡過敢
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
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八物恐不能尽
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方何
敢輕也九年七月為明堂大礼使九月拜特進
左丞相進封比異國公監修國史日歷攝奉編修

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月除現文殿大孝士
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論勞勉至于再三退辭
東宮慰抚尤厚宰執百官郊外奉版与还卿極
衰衣弓錦戲綵之盛又以使親求閑秋提奉臨
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礼加息積食邑一万五千
戶食實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卿校講
擇菜序拜之禮齒于常布問二月光宗受內
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
躬以德業股肱圣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与大國革損益之宜可以裨

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
奏疏曰初詔永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旧
臣復如特詔臣受国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
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难厥初歷陳尽孝懋德奉
天敬民用而立政六事又言高宗 壽星如
堯舜而以禹處 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
者以对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莧候
服闋旧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无時不肯少近
滋味伸秋中使傳宣抚問賜内帑銀絹七百疋
兩為賻公親具表謝寸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

即修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似偃侍信侯孫女十
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李教授程祕次
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絳事郎信
州貴溪縣主簿趙汝欽次適將仕郎丁嗣廷餘
未行公神字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
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贍鹿蚤步清
要与望已屬中雖遭迴晚乃際遇 孝宗皇帝
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
忠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
内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為之

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
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
凡七府公獨過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 孝
宗聰明果斷臨監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
務守法度行故事大調小紀赫守无失取人寸
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為苛急
論共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
罪而婦子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内又安君
相儆戒上无驕盈之迹下无危溢之憂至今言
治者必稍浮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

有田卦氣已尽而哀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
恩未報母葬未卒為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
戒子孫忠孝无一语及它前一月大星墮于第
至是神色不少变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矣八
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問 兩宮震
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疋兩親屬一
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
典甚備殄瘁之欢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葬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原紹熙二
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绍子陞朝該大札

思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神之女
封異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
直郎監而京中岳廟次曰拒朝散大夫新知岳
州軍州事人曰机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
模迪功郎次日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
曰檄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日楸朝散
大天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日哉修職郎新監呂
州支監倉模机族皆先卒女三人長途故宣教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詢餘皆卒孫男十三
人灑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意將仕郎備承奉

輕重哉公又奏 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
上令從擬旨揮且曰此于兵稱別无利害公奏
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权重不尤疑貳故置
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逮今兵之地謂
之內拒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
制外重于軍中豈无利害与其行而中輟孰若
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 高宗不豫公
請依唐正現四年典祀不視朝以見不違安
之意建升遐扈從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祀皆
參登成之充撰謚號冊文官及陵名廟號光上

冊室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梅天定謚衆
說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永思
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
於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
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寸望相
當否密具奏未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遴
選在庭難逃聖鑒雖非臣所敢與知然二八資
序寸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
死事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
以親年益高上章丐外議政復不為同十五年

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
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駢絕之士緩急可用臨
難不顧其身小廉曲謹有未必能之平日愛惜
人寸正為此耳對境報虜主歸上京所差人使
叔止一幸公既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
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上意
恐啓爭端已而虜又報使人更不差矣上曰
卿言乃驗子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
為郊祀大礼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
詳既被命樞尊飾冊文又為礼仪使禮成轉兩

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
机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
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
傳祕少省會要為禮儀使王牒又進書力辭官
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
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
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臣下所及未敢輕
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
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
又批正規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錄

王牒詳定一司勅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
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
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
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為已任以館
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筮治郡高第者為之
于是荐召蔡戡謝師稷周頴九襄林杓鄒僑羅
點鄭鏐等又以張杓傳渙徐誦王正己京鏐等
分為監司一時翕然稱為得人戶部申明赦文
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荐
飢方蘇恐致重困公奏當令討之為縉紳五十

七方有奇若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論事上以任子減前知凡事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犹不免終上陛下行之既及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將八十久任机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謂同知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尤或可後若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及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

藏諸用者外人不得其見其所荐進能尽其才而避遠名跡若不自己出蓋有受息而不自知者中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无所好屏絕声色之奉一意篤孝聚書數萬卷无所不觀雖機務業委退坐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季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卹遺孤居无墮容

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无雜賓功纒
之摻素服尽礼皆當於古人中求之某不肖再
點朝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
班序及下若左迁者公奏議礼之地最當擇人
而近歲乃以序迁臣所以為其者欲重其選也
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
不及就職至今下敢忘公之薨一紀公之投閑
而久矣樞等以行狀為属將以上于太史氏即
佳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公何足以知之謹
叙次爵里履歷行实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

蓋公之為善不可勝考徒恐舜費又不敢以溢
美也嗚呼高宗拙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
眷倚最久經綸永究而乞身以去光宗以旧
季之重待以為政而公不勝嗟矣其縉紳之所
重欢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
尤為罕遇如公之受知系朝哀榮終始士之
致身至此者有幾亦可以无憾矣謹狀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敷文閣季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奉汪

公行狀

曾祖元告不仕

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

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恩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
奉累贈少師

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汾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
八十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

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工饒四明諸郡大率皆
出於新安濟英皇廟食千載後晉蘇衍宦路相遇多
講宗盟 祐陵時大司成漸以耆儒名翰林李士藻

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李正有張衡思玄賦汪氏龍
魚反檀弓重汪騎事且曰運、譜深之相傳沒、衣
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厠崔盧之間榮可知矣
丞相伯彥首相 高宗遂為佐命之臣詔與隆興簽
書樞密院事執樞密使澈俱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
端明殿學士尚書庶夜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
道誼風烈足為一世师表此其由盛者也公以文昌
舊臣曆仕 四朝康寧著文獨殿諸老抑其次焉今
汪氏所在衆角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待於

時也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正
公王荊公正奉為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
紹興初為大府少卿兩浙漕使夙誼尤高措紳推重
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娘公之時伯父夢應真
受生產於叔父鄞縣丞東部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
穎異四歲誦孝經能答客問季中所講論語孟子輒
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濟華皆畏之紹興也七
年以少師遇宗祠浦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
縣尉公漸清義方曉暢東道苦老以州縣者所部百

人默識姓名及鮮力之漫劣輒得其困分鄉境
捕境內肅然物改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洪
水稽天癸廩為粥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南大
舟救之存活為多時方申燕狂之判以嘗試南
宮公餘肄業再荐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
秩滿閔陞左從事郎為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
明期限為信文引子以背錢至有以澗其屋者
豪民陸氏折菴噐松柴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
屋枕山良兄復其前高使李平由山溪以出公
曰此爾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項又訴嘉

遜及鵬嫁妣之厚公曰尔父兄同力起家義遜
有法奉先家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中錢民
田稅以嫁實公考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均
之且誌之曰若送所司一內無全人至殺不復
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納之禮歡服而返時
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謹界選公為老游
縣覆實官約束采峻已良之內隱藏數畝不少
多善率其點配斌氣臨人每敢忤公公獨曰愚
民不職弓步而善度董卷回少而自供存多項
使之蓄後為前呈行李公問尚何如公曰凡有

不實許其自陳候驗實與改正悉皆施以受賜
者已不知其凡阮至軀以阡陌唱弓重之目則
已默許其廣屢之實吏運券久之更毫厘差規
者以為神凡幸俱有弓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
為法事必賤肉圖帳存公又次以十保合為一
畝仍与鄰都大牙相入公曰一保五畝用幣二
百番已至地可展又浚而十之不惟不能畝登
久女用之亦徒重勞賀每益于經界也由是諸
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不失志厚二十年
丁越國優星奔哀毀悲動以路服陳為棗州迷德

縣丞二十四年飢民嘯聚熾甚守禦調度多書
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語曰是
以都公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胃諸者械繫于
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若續碑受輸
皆人所難能明年川登者以宣教郎知平江府
崑山縣旅返外取既造朝有遣官使獻生財之
說將用以為器公曰財不有生也生財者必害
于民寧甘以寸違辱遂謝之左德頃淮西江東
軍告戰報不幹辦公事虜亮犯邊饋饗王師
高宗巡寺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群工扈從

盛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首袋改鮮辦行本陸
司粮科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間摘一二每
不切中老吏驚嘆獨未有也成言取真務左歲
章有羨儲朝旨以倭公軀目檢校得其實以對
隍具二年四月叅政錢簡畫公宣諭津東群為
朝辦公事九月改充叅議依內裨幕府外按邊
緹海泗疾鄧之奕錢公批以為不可公不贊之
雖不得免行後免倉猝之憂看宣詢司之力已
迁大索正承吃道元年無吏部郎官呈管侍郎
左選又兼戶部左曹有蜀士理和鞞酬賞吏必

欲以節取會公曰在法有考照可驗許比類
而少節取其用類者併上之省吏沮抑之尤急
公力至之自是始為完例六月輪對錢公上荐
于上乞与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目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
品又乞表荐宗子随事錄用上注日久之端
輔臣曰疏道詳推有議論二月有用之才也陳
礼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先鋒科多用之文
足以以意在州縣時身將多安以等奏南密名
表一出之林誦之此外名佗職務同列言于帝

堂謂公撥煩治劇有餘而清簡大甚丞相洪文
惠公以此論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
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 莊文太子初建
東宮妙選察策是月以公兼 太子左諭德
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祝戒莊文深所
欽重嘗去左右開禁中取進侍燕集章論皆僚
同賦既逢公謂同列曰道洗不與言以惜穉者
出于御製或儲禁而云枕有寡和却衛之青近
謂西倡北講讀史取當身也白于 太子而止
二年為省試參詳官恭政杯公安室以戶選同

知貢舉就隱在諫大夫自言吾場屋亦以考校
事屬公，而之恊心焉。記事言款題公以編碎
不往林院罷政，他免于評議。自凍秘書少監
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
山清高，領袖名士職膏脩。神宗以來，會要而脛
歲，尔年深，俱典放散，送幸屬尔纂。上問之，而
置局會宰法提拿，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金
國未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而接送使使
上問語錄見公，酬于上八對慶事，有体滋嚮之身
兼收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收

給事中

孝宗屬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

夜宣對選法，破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款遺官
決獄，哉色公奏使果有滯，因亦且先決遺事
体太重，徒授諸縣，又甚于監司之痛，按不得
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
意，自尔每遇視對，上多訪于時事，嘗曰：婦為
侍從天下之事，無有不為福。朕每厭官皮女子
之言，思与卿等款，隸止款知朝政，闕失民情，利
病苟有，取同可極論之。公悉進，而款傳者奏對
明白，曲尽情体。上多從，可聽而少之，其造膝徑

沃之際若講議進故事論治道之要且有遺偏
者或削藁而不侍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
以池饒信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溥收買耕牛之
法今州郡廣收糶以備賑糶論後法則陳一鄉
通差物力均差均殘雇人官戶例減限田之詳
又別白里止則去王烟火盜賊者長此則催
科承引今敢者長雇互搔入徑總制司並涿法
意里正承役之物役使兼充役者受實為甚至
死又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 臣交廣求平議而
後可又頃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若後克麥禁
誅朮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鹽折稅或有未嘗
親罄波之勞戾近場盜貨錢取息射利為厚且
二分而有限田而此曹無定數反受收戶隱
寄又均和買于偏民欲特家產及二等以上依
官所充役久論給使賜悉曰近戚以田一得指
揮豪厲占據禁點者要指官之籍沒民之戶絕
者以為歛籍勢凌煉洲縣至不能誰何寄忍惠
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有錫以金帛
使自求之又編籍皮財產止可行以彊盜囊囊
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為富室暮為窮民流離凍

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徭運負滯官錢而致破
家者宜有共憂以款應以欠負拘彥不在給賜
出賣之數計其租入價欠既足則以恰近使復
故業以救套御村私立稅鋪罷官釐酒坊及陳
萬戶酒之策豈因輪對論銅器害則日產銅之
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
于邊境而法不戾壤為器用而官不同若立用
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
望以賊私罪例法乃可行福捕酒之害則曰民
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先盜既不敢肆毒鄰

里而得救至今捕酒者室人之家鄰里至家則
誣以拒捕官司不獲則曰則是捕酒之暴正于
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若今一
遇捕酒尋家拘繫非法受先則是犯酒之罪重
于殺人也古者公之誦事皆佯勿明者考覈詳
備至昔嘉獎嘗曰婦前居取言皆今日可以之
事臣僚能未及一一射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
之施用亦有遜著之令甲者五年再為恭祥官
山月除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姪官二年餘
孝宗垂意刑章表矜庶獄乞重備法令謂年

具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
著為治具法今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奉帝子
茶茗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而用革換益遠
無成書數局皆多更繁條優賞厚同減冗友選
行廢竅考數十年之法一切不尚建炎以後優
降指揮二万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甚處否有
司幸用新制而夫曰法日移月改耕墾舛悖無
取遵承使舞久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徒其坤及
今不為久蓋難考乞明詔悉以漏纂命大臣典
領而選廷臣討論庶以釐劑又當以批吏姦以

一民听 上極以為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二
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備
敕今詳定官此四年之令也作官者當不一惟
公候定以為已往惟奪祥以通練之士以伺佐
訴求四吏濫難叔贖若一司一路考法不係海
行者即釐畫之一時申吏或雖係優降尋即罷
改者即刪去之於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而七
十四條帶脩叙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田文八
十三存當照用者百二十局以異者旧文朱文
新條年餘書成進者之奏公取草也謂將前底

讀降希以累躬法意的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
各有着祥案冊明言去取之用而似不以須降
次申教有司允世縣于新出者取未既評條具
申取者以元脩因依以下孝宗取進本列于選
懷殿之左在朝夕現覽嘗宣問所疑通即奏對
上人取條冊指問与所奏但令嘉賞再三日夕
字繁擘不易及記者意取職乃至于此對日此
法將与共之况辱承宣諭取不尽心作日又問
如初遂亟祔于寧執有忌心者此乃潛言積至
明不以為信尔后屢更條處令凡再易矣以登

方字循公之旧而精力不能逮也 上又嘗問
奉職事刑罰黜陟岂无遍差公因奏滯台大小
郡不以同使之是折以守臣王之望嘗而稅政
陈岩肯为注官特受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曹各
降一官 上云尔竟未是待作一各自改正公
又奏知其未是者明以示余若别作錄故知前
夫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
師柔補羅前政所熟常平朱古乃半而坐擅用
鑄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拿李康已嘗申明送
饒州取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与盜司

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業上皆得返改前命
辨台民楊士任匿盜而能去捕不應生以越新
即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業雖法之法屢變
今同無期獄訟淹延即令別行立法時尚書用
公執恙歸以元吉振審劉公洪以強盜事不處
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栗為在司謂今之強盜
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謂依方祖旧
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公總遂行曰此吾職也遂
具奏曰強盜豈可不用旧法而痛懲之何為不
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蓋用中典方以

與民更始非以又殺人者一切償死遠近歸心
備製既久寢者禁姦之意今已議為法六項犯
者依法處斬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犯可謂
寬宥達中矣此卓維器豈無點者而謀知有可
生之路者在得財而已石金尚多若不合首從
雖不殺傷悉皆抵死例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
此法既立未又能禁其而盜波先以處自死例
被盜者將無樵類而盜者無浸金人究其極而
計之死者蓋矣矣陳公良祜而議大夫請取
案例以見定一常例奏用上項法例死者十

七人用見行法則才四人若如旧法則百七人
得死遂從公议借吏部尚書而二年賀聖國正
旦國信使至滯財賄得印榜云今皮犯強盜並
依 祖宗旧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拖以利闕
未及法局即以此不得其職自列求去 上問其
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此大
辟奏案如情理可愜即上朝廷差情法相背者
止送刑部審察行下公以為既經奏同死者司
不得自專皆依旧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
欽恤之仁監司按察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

勤紹興之良法也久而寢紊為弊亦多公申乘
之使見有違戾者並行改送勘院翻異者究問
其詞具申監司有詔初優騰踊以徇定罪者每
正增為三貫公乞以錢定罪罪不如此其明罰
敕法助 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虜
之役杖要為補行公在朝累年于人正周而有
然者守未嘗与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與不
為異惟不能過為奉承事已又疏之乘服其裁
正而其人自此不相與矣時 孝宗方欲任畧
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揚大言公歸首以

若問對曰夷虜過分已甚因亟不久然其法令
簡矣亦未易傾故不到淮南不知此所以可守
不到虜廷不知彼所以可取因吳陳隆以所見
同者上曰如婦所言則未可為改取計即公
頓首曰誠如左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蓋務
內治以候機會身玉色不悅又曰臣不敢妄論
迎合可者以為名言七月除叔吏部侍郎九月
兼叔尚書再置數局兼詳定一司數令先少師
嘗為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訴者日
集既為辨林吏不得數建清改官狀五帝之外

許會改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目為郎嘗歷
三選以至長貳清通簡要兼右人之長建昭在
夕尋以充德西法或日今日允事從有非者時
比時著於和沮抑跨能任勉而至顯用者公曰
方且鄙云何君效在亦調官陳調者多孤寒之
人于此不為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鈐衡邪
由是鬱者得通津者得達求者得遂人感悅
亦未嘗屈法以沒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云近無
所限亦常室及陣云人女夫不常允七色之數乞息
科權宿造人願致仕者請從歷過嶽而為考脩

正川廣定差之弊奮官被訴不經勘比者免闕
刑寺注籍以好差注縣人城台欲俟其任滿奏
閉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免行下取
會又條刑部中昔滯即日附赦施行皆款去弊
吏送法流通以為公私之便中使堂在信首序
別蠹王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庚沈既濟論
造奉事曰今日有死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未
早面對廷即呼北草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
與今異獎雖似之其疏則難行上曰卿言甚
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學于紙深
夜書寫不謹上即令展讀之畢不敢留中返至

庶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款詳規可遂畜下宸眷
日隆會當郊持差克圖薄使人知括用其浙而
忘者念其峻事力求外祠上以知之七年正
月除敷文閣侍制提奉江州太平具周宮侍從
館諸公賦詩者題以錢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
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功即實
瀕海中有沙洲數步畝號平湖忽有島英號昆
舍邪者奄至冬刈取程它日又登海岸殺略禽
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亦配諸都初則每遇南
風遣使為備東送勞擾公即其他逆屋之石間

邊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使不致犯境後左翼軍狃
于盜賞思又振侵犯境捕王廷自以為功公曰
昆令邪面目如漆點皇心如此其人服飾俱不
類何邪審之乃其獵人商四舟併行其二已到
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
人猶說不已公論其將曰便真是冠賊因不
應縱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陷于深欠始者
退時即使不入未遠驛所敗黃臘債以省銖舍
牙佞旬日間遣行軍屯城外有八盜庫者喻
垣而出為邏者所偵及執而歸該以為盜尚上

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還者使奏對失銀十二
錠得十而遺其二王將辯數甚苦公不為動已
而軍士首伏即其所害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
差度則俱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間之旧法与
郡人爭鬪非至浙傷皆用其國倍以牛贖罪寢
亦唯制公号于車曰安有中國而用夷倍者苟
至吾前者以法治之始有所憚冬敵同者三伏
香請純郡鑄銅丸三万斤船司得旨令泉廣二
州守臣盜送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甲
國之禁又為外夷服役獨不与南外宗正司稟

給歲廣久似為病公擢節用度增債以糴民妨
免于苛取公再歲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
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帶淳熙元年甲寅
請始有吳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知隆興府兼
江南西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即令引對
始遺甚 寇江上有篙師謀害王人而掇其女
因有賀財女問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為寇治得
王人夫婦二尸于神祠之後寇始獲伸吉民王
氏雄于財怒武尉之不吝買佃官他証訴于州
尉不屈袒婦過其門使人折其足事連帥憲公

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貲得官恐從末滅無
以懲姦乞先除其名 孝宗聞奏震怒徑下詔
勸建昌軍皆黜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賂者江
右死不快云五月茶寇賴久政等起湖北自湖
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
吉得吳亟遠未及而賊已入境与吉兵遇可使
臣死之以湖南曾戕官軍至此又小勝止為逃
死之計遂據朱山洞公遣副總管賈和仲德敷
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狂款或已议其
很悞難任然兵官各踰坎人者未及出門而得

昔果以委之去帥調發而遂收復其地也武人
謂朝廷專委九事復不相固一到賊壘莫夜驅
迫將士入山反為所覆不可復用又遂遣四降
至柘箭為碧人知其為詐而不寢賊立旂幟力
疑其田烏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夫月初有旨
湖南令帥臣士矣即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
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欽未委公及輕仲
輕率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
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番中兼
程而進洪里去七百里勢不相及賊止留習憊

但常隱叢簿官弓矢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
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隘隘之要交鋒者不過
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踪跡使前戈披甲之士身
之迫逐雖歛列陣併力有取不可既逐入廣而
又復回初執招安列五百餘人後止百餘輩則
知所委已多勢既已窮有而許換身自首指揮
間有禽獲者忘言卒非亮逆若用其生銘又來
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云入賊云望以
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即當遂往提刑卒去疾
同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登復逃去未

凡具國尉兼悼請以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
仲敗事自劾降危固閣侍制令有為和仲地者
又降集英殿備撰後即既以僑功受賞公遂落
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
十三年高宗度需復在固閣侍制十四年再
奉祠十六年提奉鳳翔府上清太平官紹熙改
元及後曰我二年致仕、兩朝即位之初皆有
詔求言上又賜詔書使問物銀合茶葉公是
兩既久无復用世奉、憂固終不弭忘疏論天
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承優老特

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妹初威疾七
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五贈四官、一子娶樣
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端半
奉以即西浙西絡提率常于司幹辦公事立中
宣教即知婺州武義縣丞公檄歸省弗可之畜
方將于祠旌畀而公亡矣諡中特以遺恩補官
女四人三者夫一遵奉諡即知福州永福縣事
樓辦再通脩武即新東南第六副將梧州駐劄
趙差際孫男四人之翰承奉即監嘉興府華亭
縣市船務之幹之輔之潘女七人考遠迪功即新

臨安府臨安縣尉取得直次進里士沈楷次
遠通仕郎趙楊次許遠主元恭餘米以曾孫女
二人尚幼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
鄉九潭之原汝派仔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
合焉礼也嗚呼公之為人几于全先少而孝弟
稱于鄉党長而声誉振于揚廣入仕則公勤廉
慈施惠于民立躬則忠正精白法知于君用推
尔不退而居鄉商誼特遠乃明素而義即至公
而忠厚之風盖盛焉天性榮易于人吾尔容而
夙裁自高裁然有尔可犯者其在躬行史文惠

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
予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孝實為
姻家前名同时公樂于平進既無附炎之路又
不涉于伯儀公精敏而寬和交事有侏其在禁
路尤為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令少傅周益公
所知惟雍虞公与史魏錢三公不戚禮不相樂
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龍曾
昂貢一时諸公不事孙刘者盖寡尤在洞門同
論德之徐亟稱以子為仁者史官坐中問曰亦
与之熟邪尤口在坎未常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

見人談江山縣尉云云如出一口問者益以
此服公之介曾向有以問驛之嫌陸異云屢
貶南康云久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
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通方修好謂
求進則不可不尔恐梗歸計歎曰若能為此前
者不致相失意遂共亟始羞千載屢矣一以天
角耳片得善晚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治人謂
不可及南康云以行親戚恐公未免櫻懷或致
推但公方拙送以者曰使某年近二十以恩科
得官之起量子一尉豈不可亦贊其賅遠顯此

既至樂亭山之勝杖履倘佯登臨目遠若將絡
自者借書群岸蓋沈酣于史冊上下數千載與
亡大槩下至釋家小說固不該究奎中和淵明
歸去來碑平易精切視前貨無媿佳文或出其
上使觴客則使款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後用公
聞之曰求之廊廟而祥之君無非自欺乎既登
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福以而高入声
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而清時
美事實自公發之而方知公丙帖書田公少集
二歲先考著雜矣姪少師以洋仁厚義稱于世

嘗曰事、上行方便物、上有益此吾志也
又公能推廣之少師奏先臺素謹公之葬二親
皆力負衰喪視檢洪大誠志周備御人視以為
式既畢寔安假貨經營久而家舍方純庠居後
喪拜婦之外諱日又親荐羞于山間南佃租阯
外家士以奉川諸坂一一經理可為永久三妹
尚幼竭力嫁遣俱得不歸聚族履中國先庠房
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皆當家務出私
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悉為諸院公
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

官府輸送皆親力之不累兄弟文得整亦无
一金云負少師既任秋子晚歲一以及伯氏長
子往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弟推以与次子
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及季又弟江州
之子數中既拘限負將復与收弟之子闡中而
不果然終念無厥後以州澄公之意念以一官
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曰丁烏 兩宮全
節非自瘞未嘗告子弟之已仕者若使之俱以
日也曹世受因息終身間亦不能頃刻
之勞勩後天之祝乎宗党有急以公為歸產業

素前僅足自浚納祿不父用不復窮隨力周施
嫁人之孤女葬貧女之喪不知其几叙宗並及
累世外門姻黨宗族條列辨異仁隸以遺子孫
使之不替親好預營美積嘗輟以予人至于身
三無彩色家有一比鄰里來汲每款曰安得有
財如水以濟人之教不力既之及遂幸鄉之人
為義冢首割二十餘畝以為倡中皆統功至亡
百畝又得郡中蓋以絕產二頃凡士大夫之清
貧身以不信者量多寡用之買地立在于城西
門之何親為約束防閑曲盡可謂至窮之利率

杖自兵大草翦歲久覆地初率巨室且為之文
謂崇釋老之居以徵福不如教夫子之宮以助
風化冒翦儀門同者不約而趨黃言一新冠于
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監其事少長以禮
推年長者為孝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於布
帶之用以由一御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
之賓客造門必與鈞札不同遠近不親謝其門
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用備
歲講受席自為教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
謂舍者不下百客手自功剛連夕不歇馳及僮

僕無不霑冷同赴宴集不盡主人之歡卷生笑
該雅達且不先返率夏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
爵齒自居其皆終身以之後生之安多以卷軸
求教公樂于訓誘隨所賦一一以告能以公言
者及著能稱真一代之吏師七成就人固多矣
而君年非名士不与樞密大資政葉公翦方為
掌故公一見識授于稠人中尚書錢公彖祖侍
郎劉公孝題史公弥大徑略潘公時屯田鄭公
錡簽判沈公议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顯于中
外有知人之稱晚更嘗孝如少年书生有遠齋
存藁二十冊觀書手抄曰遠齋備忘十七冊取
唐米名公詩集編為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
鑿詩書瑞中詩方會粹侯佗日緘末以傳今藏
于水山曾祖全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
也兩翁少師為表兄弟以又甚相好先君工部
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某從伯父之女文婚至
今如未陳然先君依甥報某輩生長外承蒙外
祖教育之賜事該舅如姑父受知于公尤深且
久公為礼部秘監時公嘗侍側護容使虜皆許
侍以晚向僥倖与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

仁既登洛班居素切鄰公既謝事而公得奉詞
六年云間有以天從有唱天和履步往來殆名
虛時劇談頃倒共樂名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
少十歲鄉間全慶元夕之後簫鼓相同暮春方
止歲晚公既而夏季士老母亦進封侯安郡太
夫人郡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為一時
之盛年時慕白樂天之人仕但至尚書白以
五十八歸休猛一出為京尹公三歸又先二年
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登履道宅陶于
屬且世池上篇等子其類後又易以名可奈何

之歌詩造平淡游道人情曲折扣迷卦樂天以
等篇置之集中茲莫可也公嘗與公同閱石
林避暑錄話論樂天事方詳公歷言出安方際
慨然而歎謂吾死歎追祀古人而大畧偶似之
公遂錄于冊酉見上之贈詩古上以公比樂天
尤切公曰雖不歌尚然足為不朽之榮矣逆疏
石寬適齋半公既而疾時同安否一日在版輿
過公出踰竟月尔見小異才隔再宿有根公之
疾安者亟走床下刻已不可而矣第石繪襪皆
所不及嗚呼以豈厭塵世而徑仙邪何去之速

也。內行脩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几無可憾。惟
仙風道骨，又謂上壽祠起，必意最為驚痛。聞公
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惶，赴第相向而哭，俱
為序衣弔之，連第郡太守而卜，至庠校之士，相
與訃奠而寓哀于文，皆盛生之盛也。公痛徹肺
肝，因已不堪。若夫夫人之悲慟，深不忍同。以道
之人，其甚歎也。諺振以日迫近，未遑銘于
當世，儒宗俾以叙序，以事常自惟念，愛家撫家，
莫如孝勞而知勞之祥者，亦莫如公之居位。
至此，小官時了，不必屢為痛惟，侍生之次，公庶

言入仕之初，以至道顯，凡強辱交者，姓名歲月
一、不忘，聞見，死所，阮不可勝，公謹擇其可法
者，備載云，不嫌于詳也。代日定謚，法秉史筆，在
庶有取于斯，可謚狀。

改現先生文集第九十一卷終

收魏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四明樓

大防



行狀

華文同直 孺士 止奉大夫 致仕 贈金

紫光祿 大夫 陳公 行狀

曾祖 佺 故 不仕

曾祖母 林氏

祖 嘉謨 故 贈 右 朝 奉 郎

祖 氏 董氏 贈 安人

父 膏 故 任 左 朝 奉 大 夫 右 府 少 師 兼 贈

特進

母蔡氏贈安康郡夫人

汪氏贈咸寧郡夫人贈彭平郡夫人

本貫具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承里陳公居

仁字安行以年二十九狀

惟陳氏粵出姬虞為世著姓後漢久龍先生以
來世系蟬聯皆有推考七世祖司直伯五代之
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國於陸邑而軍至
今衣冠不絕特進宦遊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

之郡始持進未依甥館公以次建己酉生于奉
化未及月而虜騎奄至親党竄伏窮山寇攘蠢
起公在襁抱不作一聲同公相與言曰此貴子
也少長穎悟性不好異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孝
屬文特進于文章氣節望于敦始分表汾州佐
延康張公克戩守城捍虜知惠州值曾表之多
徑至賊壘譬曉之賊棄奪而降為御史四明有
僧法思謀不執而事危或請屠城以示四方力
勸多殺非圣事得旨教不在法思之籍者又
第之謂籍餘萬人實不足稽按皆督擬願其

志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
公幼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為泣
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已聞欲
以承使虜國不憚公汝能任家事乎公曰大人
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令尚何念之雖紉敢不
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
夫人挈以依外氏誓修廢他公尤盡孝養相倚
為命勉之孝益自刻先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
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
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荐紹興二十

一年登進士科特進與秦丞相投分至密時
御史多由次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泣登樞
之而抗疏求外坐以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
威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劝一見可得美官公
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當禮道盜賊出沒
公設方畧郡分而斥使之盜不得發嘗明公事
忤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清納告辨白退來
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曰翻以此和公
授永豐令改監公在點檢軍激賞酒庫取糴
揚隆興元年 孝宗 修 高 廟 聖 政 妙 選 察 屬

時叅政范公成大為和劑局与公皆自筦庫中
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既已進養丞相壽
春魏公僕虜公嘗孝事之碎公為書狀官時和
戰未決虜兵在惟北人情惴懼公以身許魏公
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夫按公歆上
馬歆漢若牽漚去魏公曰先生男露且饑此觴
欢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取謂飛戈在
上待人在下遣論虜兵開道而入兵皆引滿以
待魏公察公色無懼色嗜者仁者之勇也卒遂成
礼減歲契而还公之贊畫為多段左宣表即以

奉使賞移兩皮差免諸王宮大小康教授時魏
公曰貴乾道元二間進秉國均公言忍貧需近
次用門積出未嘗求進初虞雅公一見奇公歆
引以可用公不歆然文年始赴又遵公言兵謝
不能退以出抵之渭州定力了立可事名徒為
文言絕必無成幸成以施效雅公為之動乞衛
年始為軍器監至湯明年宗寺剝皮競謀掇事
以希安牒之賞係得堂恪叔丞宰執謂公曰此
者終然擇不求者授之編對奏至用之要在規
模先定陛下非各可取之資而規模未立

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
下規意故後繼乃通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
編不知何者由規模上曰此則隨輒而為公
復奏每號施今使人必信可也今欲令以改人
得一闕悔時更易尚不能保外官至有前席指
揮更不施以己差下人別與差遣之數此不可
以不戒以錄中納政府雜公曰適已見之規模
即前日定力之強今蓋知此言之當也近將
作監聖因子監丞秘出昨再對奏又去並用長
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乎救偏之速

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使佞極諛之
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為文臣勝大要
當扶而止之又奏至慮甚去但有不可過忍復
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宜旨公下少
蓬去位公考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考淺陋
請增二三玉以試之公願同舍曰國家禁此等
亦衆正不用在此增試豈敢忤御史者公入
奏上稱善即寢前議上者不樂公乞去相君
望鄭之且曰上方奢羨未已將上則御史不
安是年知恩灼徘徊禮部郎中堂奏論臺閣

宜乎用明留典故之士 上曰知名之士试考

一二公奏如周不夫大洪返父在禁林不待臣言

李燾英^清宜^清應去之在外 上欣納南數日首^皇去

尋再請差知徽州時以三數人故皆乞免对公不欲為異亦乞免謝 辭 上指

曰陳公無它可令陛辭而公臨遣乞宥且曰方

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尽心民事政

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公論事明練貌類汪大

猷曾丞相曰是其生也溥熙四年赴郡自五

季物公密割劇刺史陶稚宿重兵賊入信傍郡

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

折十絹匹當至十二乃徵止十兩左帑忽加

退剝守遠使如令民益不堪控訴徹^周上慨

然歎蠲之出自眷^對謂甲田制恐悍吏或能^重

為民病乃命並輸十二乃而奉郡不輸之數率

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適當其時

官吏奉以過當揀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草之

時版曹咸戾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徑

費以惠餘瘠不敢推廣左法吏則有罪自今苟

及度程隨至輒受敢預以告已即自以名術反

及度程隨至輒受敢預以告已即自以名術反

輸桓二表于庭有中度而遭抑退者抱不輸五
表下走校抚声以先私为分明之辨至随即批
销人無留滯吏不得插手宗惠破字及下烁省
盖選良吏減加耗之否者石可而五升民注
粟贏以歸徵之政古林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
連歲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為數千年所未有
也郡有大候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
千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見
事遠慮之効自是歲一奉行抵今賴之既新軍
資庫送闕武亭復于郡奉創御書周古偉皆取

于餘財民不知從以訟明敏刻柝滯事情法曲
尽或至千言鄰境有誥臺省願得公定勘者御
史府索策去官吏創見為股票公略不之排此
徑以授之御史臣稱于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
既受代吏民送甯其有截登此橋者公由他道
去父老咸送別數十里外生為之祠去郡十餘
革遇生日郡人心未拜寿必赴武昌取道郡中
猛聚綵榻旗項推通路亡慮十万人非素有以
感其^心願能尔耶还邪入对褒諭再三首曰新安
之政甚好澄臣董諫屢不朕言且幸卿石街

水利之訟為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
出其乞徧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
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規
明則千第年徑一日也 上讀此數同至再四
可謂名言其二徧類隆興既減吏胥市例大
有峻削恐次日復有苛取亟援乞加者戒 上
曰變法之初類卿盡力才成惠實正恐後人未
能遵守尋即御批以下本路監司常切覈察如
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以初在郡司
奏五事末章極言斥止忠順过于優渥而戰士

及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要戰功之別此輩
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補半
給至可于市軍士歎恨有解俸者乞明詔優恤
以示終始念公之意至及生蓋恨之心 上覽
之嘉歎會駕幸白石大閱即以此日出命再添
差兩任衣糧全給之軍士之呼聲至是 上又
稱向來五事中端戰功事古為其曾既曾為國
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抑于取事之別能用心
采訪乃是西國公遊謝玉色古悅且曰便當用
卿自是受知益深及翌日論大臣曰陳公詳練

敘述為政極有聲譽論又切當且留為即以後
用遂除戶部在曹即會要書成奏篇造在臨即
指揮之後持旨轉以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治
以方為天下等一、官不足通當兼攝度支或
抑欲授歲例從南幣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撥列
或不從則無家去歲明堂借撥左幣金帛黃若
往乞撥還 上初以借貸不有為例知為還撥
即許之式歸曰公先見乃爾耶再進札部會
撥屬嗣負方以著庭名進擬 上曰陳以今何
復對曰今為即 上白定有人才如陳以而可

久為郎中即深據憲院摛討法房文字二據不
受諸禍差遺恩例憲令投標送摛詳取公為之
考令甲酌故實可否是次古選俞然歸心年除
歲廷偏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拾正法
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考無不闕却司公文
事以審持心忠厚謙論寬平次白又為以湯批
政曉然易從間有不乃施事亦柝洛歸于是乃
已退亦不以語人該公由是用心相予臨餞調
撥屢轉失序謂好湘漳來赴早溼江西起上荆
鄂之類道里四所費侍滋繁公盡搜故牘考閱

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道以費等百
餘等得賞典不與軍中得米既便且速嘗因輪
對及之 上曰非歸忠于作國誰能及此又歎
曰似此非一瑞木為貧賞如此却令人樂國循
故不能改尔荒故方莫事有使民者立為粟行
徵旱尤甚獨放至 九等潛嚴發名且十等令
有誦徵饒二守括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
之民 上震怒方至 邊傳自是守令罷者相踵
公奏長吏不如奉以黜免為宜但送迎費重又
公跡絕職業且廢令沒畧去其尤在者餘或有

同請姑從獲狀以責未效 上深納之先是文
如之下 六曹指定勤惰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
報公摘其尤者繩之長或短白宰府請從潤畧
公曰六卿雅多事在力司安可慢令吾位因早
取以科二曹者毋得以多執法率治之躬徂而
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一以平心應之謂
有罪幸免則寃者何若以放平及雖名而無失
刑士夫陳理息賞改正過名力取拘罔者一云
却司鮮有克崩公曰身豈賣息者若一切沮三
則吏念矣叔夫職者何類躬自疏白不以屬吏

相任滿賞而部史所招者公請之乃曰指揮中
有自今后之文公曰前乎此乎此者皆得之
矣指揮本款從寬今乃而汝輩弄文之具耶從
為故以且清剛此三字以絕吏奸又捕盜賞有
批續降為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更駭
服大札之後理宜紛至今為之裁訂擇取七人
皆當改正丞相難之加誨數四艱然曰穩正自
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為多耶以于二百人中
精覈得此皆宜豈誤而沈抑者願推內禱之念
而以此之回爭不可退各疏其寬狀且款列去丞

相從以公手疏者將上一闈之即日陳某
精審尚復何疑硬身施行兩堂嘗啓擬以人能
文上曰朕但聞陳以能文尔是歲攝侍立者
三嘗曰早求言公在詔乞詔公卿務以寬大頃
歲監察御史京控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矣
風未羊殊無和半氣象者雖之中冬上謂
宰相曰款令陳以奉使周其有親能為朕一行
否試論之公回奏有殘息可以存老親惟命之
從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金國生辰賀
國使使止初陛辭以當崇兼領左藏三庫上首

曰每以煩劇相說備見忠勤但加心崇賞也
了祖宗甲人不拘清濁全才俱詳後乃見公
奏每恨寫塞不足以供煩使褒論如此教者也
使还除起居即入謝上曰卿端靜有文得處
知以清要久矣去歲款用為疎安今日立情不
太多謝論用亦多勢亦不接使水無所清復無
所泄好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好以來水旱屢告
利害甚明上稱痛久之又曰卿今在廷班九
有取可忠當忠告令西樞督開印令撮了曰朕
至款观僚以詞命兼同詳定一司勅令上曰

朝士中始陳以惟善是從所謂心王氣定之人
也明年春兼杖中書舍人泛思濫賞封繳無避
者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者
者許自与焚葬公即微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
賴者得以籍口而子孫之不育者亦得以扶植
請增以二十年天經涉郡邑為之勤賸得矣方
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具家尋訪上大悅從公
云議曰臺陳給舍多成一律如某方見和而不
同时虜契不通人情多類曰公对上問卿地
使虜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左教國

欲力為心區其壯士健馬今呈靈無係又其上
下習驕以兵為穉次小輕率領在家不可不備
臣以為外敷不足畏而內憂不可思也前却祀
四日除中書金人之蓋如 上春之渥陞直祥
定既謝 上曰已將宿省乃冗中忽記得歸未
可真豈意更過一却即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
尤甚且曰為自處一方物歸源是欲補中有去
風素乃雀移時予得出奏劄論上有恩惠而小
民不與名為寬通員足以惠頑民耳若而赦者
罪免似恩姦民乃弱曰慶赦尽放天下五等戶

身丁四等戶一半 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
中公之公在詞掖最久論者不為苛細而詔令
有不便者闕固体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
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為夫人公以葵丘同盟事
繳奏他日入对 上迎謂曰如論子形事極痛
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為之擊節不已奏事訖求
之 上曰今氣宇大勝前事何為及此对曰進
退之義不當講明况近到乎 上曰朕用卿之
意仙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詳見人之
道貴在執要今 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

節而奈大伴顧深恩漢明帝皇老養性之言循循
唐判泊多記多言之諫奉滯要以御臣下省智
慮明願精神 上曰近亦自竟叢脞遺遠大小
之臣未曾及矣左見忠諫次日語輔臣陳之
言世忠如茅相子持守簿王細故可省即省不
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玉務清方是
廷之休全去如寺留意復熟其言可也及數日
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 上曰前此方言之
如此則又犯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几錢
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叢脞不危又尔丞相

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謙出
疆以閔官奏 上曰休一人足辨不必更差
他人內相洪公邁典貢奉復命兼直孝士院王
言便出公手應之不煩 上臨召嘗曰官欲擇
人信此言語向來中玉或用三人今內外制如
陳之當之略不見之難時因羅左與獄公奏長
吏帥屬有賦不動至煩 陛下自用耳目既昨
執要之道又忍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
心考察 陛下端按責人不也伺察之風不可
長又論列 陛下深自熙豐變更宗規後

靡和源自以殷廣脂白日以殷得今賦大數倍
于昔而大農調度畧不少寬日以益甚至心進
勞固歛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
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臣不為豈不深
之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所
省之數定為蠲除之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下
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 上皆是之一曰

上漢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用者
邛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請和
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了秋復巧外

^{上固者}且曰卿忠厚而疏通 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
廣也冬 高宗外遊臣官王涯死有餘鬼止漢
鑄官編置公勅然款實之必極典時當上房本
無与事同察俱入奏省吏謂在簡此公曰臺官
俱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
俞杖箬于都布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
連銜之幸至是復振矣 思陵之役臺察漕
臣相繼以戎步擾節冗費為言公獨奏橫宮應
辦事重期迫不無煩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
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訟路入頓只作二

損翻衣酌敵神渥亦款移酒果微物三日一
易過為裁抑四方何觀願存久作母至削弱以
全送徃之孝 德壽宮官屬兵衛宜與寬假
上瞿然曰人但明浮冗雷節不思及光欽奉之
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悟尤見忠
心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
日詔自費自內庫支罷該路州軍貢獻已自明
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至孝有光矣 上曰卿每
事尽忠而知作久款置卿于淫廷適無闕近諫
大夫有闕深款委卿亟聞班簿在職已二年不

應下廷

少頃徑為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

上曰

祖宗時必用淳厚忠厚者為之卿正與選又因

辭 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書字父

公仍對方及攢宮事 上遽曰若款者費款然

不可公与叔札部侍郎類公師魯既久次宰臣

奏各二年有半矣 上曰親以奉使回即与為

真保以則更款少後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

皆得作又古忠厚久留後者須殊廷以非之

十五年月秋年已報年疾亦对力与外祠以便

匡崇 上却之且曰卿每、要在万是易退即

日當峻近非平進也對曰法堂敢以札去要進
上曰言親壽几何仍以致疾公曰對小人勿
毋仙敢當言親之祿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
拜後奏懇切上為之賦頌着。不已雖許而
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角已頰上方之為鍾玉
次日旬休十下日款下除日宰執奉已遭內艰
矣上嗟惻久之臣以金帛之賄公哭过于哀
公弟者不惟惜公之去周而慮公之几于
穀也服闕除集其殿脩撰知鄴州郭守難治
崔廓不謂出洪民剝雜以夷瑒水用咸

莫能治者在今日最方在鎮三司最立尤費潤
娛及公力之浩容法對三司如一亦軍民怡服
郡計仰堯征公德大獨加惠以旅而深入侯獲
人情翕然尽心力而立三四月而領畧江山得
坐嘯之邊改考流弓以為前危亦各有寬城功
耕墾土加闢築堤捍江水患遂除無國汚郭之
陶私鑄聚東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寢或盜款公
弓之曰勢已滿熾縷之則盡大急之則予生法
司款調兵公曰計乃出此然民兵習知地里可
使大軍於重以可聲援不足平也密紹德首瑜

告織悉俾罔之不踰旬臬其魁以狗餘皆能使
歸業始以奏可仍乞³城以鎮其地郡有安樂寮
寮以券窮民病夫歲久漸墮公為增大云見罷
用給公田重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章圖侍
制褒治也行姝大比討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
同不可則經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天改紛爭
五在公之棘弔之前此外郡士母得人譚者始
安屯兵數萬軍民有以手心而舌隨輕重曲宜
牒軍中以罪主帥改案其不相侵亦不極貨由
是感德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

驅之使然裁秩滿移建寧府偌在動悍動輒殺
人公姑治用殿左妾于为首者環視不劝止亦
丑逆生聞者而之妾息同浦城有謀弄兵者戍
一亦數人鄰里擾如公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援
以方畧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告雅而殺者傷
尋亦捕獲今上覃霈公与二使者议此草皆
乱民尚赦之不惟死者舍免將復出為要矣遂
誅之而侍罪自外境內肅然郡若多誣益有身
以把持誣訴為業者亦已取饒³聲³造³句³吏³因
而姦曰尔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照其情狀示以

法禁旦戒局是無極序安許受古先生之序及
行之令表反生之法自此始以頓清矣寬有連
十餘方以伐榆下五等者枕民以生佛稱之公
在鄂清政声以于江湖古建去以以名遠於家
蓋知公而詳改知領以府遠皆荐飢清粟于躬
謂即有餘肯不意以再短日日得取畫借殘十
有四方尔能雜三万斛以支共食高不足何以
為履業計又不振宜以出抵丞相曰丞相平昔
以委民稱一旦得改皇名遠及守歲旬之近
尚委而尔碩遐牙遠徵且將為何之歎乞身以

屏不悉千里之民徒而餘善也姑許稱貸公分
查詳備謀寃深切委差寮事屬無遠慮猶以物
未及未備舟屏弱術時一到給散之所尚朝去
而暮可返者皆不憚往者弊即懲者勞即功至
誠惻怛至不感勵更胥尔留知公勞瘁之意至
不思欺人人如使君臨其旁周境均及全活數
万計他郡流移者不及之邦人心以自昔賑荒
未有如此日者也姑米價翔甚雖給糴太平之
正恐不继不告难于荆楚遠商可之曰是陳侍
制躬俱步于湖化計營願以米就糴計使相公

環以水來曰公之思信固有以季于商賈此事
始左所未見米舟宵至係逐以平郡民不似乾
之為言也前守造閘于舟徒鑿欲取江潮以灌
漕河而地勢高仰水始不登公為之撤去改造
石礎以泄震潦久老因公披視羅拜謝曰固民
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城下巨腹連橋梯比
江游公因風濤律起泄曹安河名甚合詞對曰
沈溺時有之砲冬第以避甬公訪問旧有海鮮
界港歲久淤塞亟但臺度鳩工濟活民旅相賀
謂自此可以無恐差又造二巨船以備物子之

砲比為市久之邪嘗有一漕投牒自言德戶湖
江每為是率所侵擾願以禁止公察其扁岸洗
之日距此几何曰在錢江、月三古各數十百
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良府浸遠
盜賊去沒沙必而之囊索僧懃方立命尉曹掩
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為便房曲字即破壞之
悉寬于里撤其屋以增菴滿院藉其田第為吏
民驚以為神成曰此巨靈也水迅雷不及掩耳
未易租治自此奠枕矣飢民俱蕪帶屨赤立几
亦亦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金課入增羨公

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鞠器以未息公自以問
者三郡令西小年共邦終未及服是者之過也
乃罰俸以自咎百姓感悅憲使何公異可之曰
韓延壽之閑閭漫見于今具列政績及以多聞
于上三山謀帥公為首選加室又閭待制邦
人悅者不可近更至或詆之曰尔輩乃奪吾慈
父耶赴鎮過見上父老覲迎如故徵時嘉公容
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
城數百里者頒戒全佐毋得詣郡專以靜復之
推取以治運者以之八州初入境鎮帥子鉅民

有嘯聚者公念政之天散入旁郡分遣遊兵數
路要截如指諸掌碑校奉成美以川賊計窮首
豪慶不能脫皆自徑殊數人定罪有差費從者
從去姦盜力之屏踰治宗子之積暴申盡毒之
旧禁蝕買盜之宿逋優負銀之市佑內侍幹办
啓運豈忍折簡相要公惡其桀驁劫去之慶元
三年二月召赴川在長除冒雨得疾及閏既劇
既平待對第寺又為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
利至再姑進弟文國直孝士提奉江州太平吳
國公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安遂薨于止

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矣仕至掣後五循
郡租事民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
惟先堂之碑未立蓋莊視祀未備汝曹其圖之
其為家上章休政尋有旨轉一官政仕遂申回
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
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鞏
宣欽即曰華曰畢曰希通並即移知湖州武康
縣曰卓宣欽即知紹興府餘姚縣曰卓承奉
即鞏先一年卒華畢各女一人未嫁皆前卒
孫男四人允協承奉即允迪允備允誥女五人

長適紹興府揭貢進士石渠次許姊王楚餘尚
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東鄉模溪西具之原孤特
以下二月甲申奏公之樞合焉公性資渾厚風
風度凝遠骨次洞然而臨事古審身物無忤而
見義必勇和氣表一望之而意尚至誨待物不
能以刑適忠孝篤實始終不渝耻言人過寸進
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嘉人之色已自奉如空
素而用人之急則不計有無善與人交久而內
逾敬廣^道而能固惟有強戾鄙倍之人一与之交雅
自然端心非意相干情不之較波自悔忸侍之

如初推去楊差不遺餘力無一產婦嫖五心人
以為亦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
為小官而立已不苟出入躬以奏論一于納忠
知無不言、無不听惟殊荐士有味其言一付
推輓多名流有取身信遂青林公粟漁此之罷
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第里由和書盜滑江
東上錮雷以皆人取難獻替去多而不自表暴
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福子作
五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遠交也知院胡公晉
臣同省嘗曰旧内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為得師

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陈公一片心地不
謂海内必双必以父受知于魏丞相証端以應
及進孝不倦及愈上尚書孫公元吉亦稱云曰
又词温淨有制誥作異時必以名世正獻云曰
嘗荐于上曰前御史陈公在太上前挺然
為名臣今其子贊而有父金玉之佳絕似乃父
文惠史公屢托年曰观公人物器業必清昂貴
在相位时恨不得相或尚書程公大昌四陈同
年文章今日之互孳而政可則藝兼清交出其
下制待楊公曰陈公海内名勝公生之知己也

周益公尤愛公云文時以准句誦于百寮上又
存之 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
一人汝相知之最深長也特進之從于節田序
之在莆者重与郡從節才有租四百斛仲代蚤
世不娶其李每以同隨特進特進相報於平每
公中分以与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于貧公
時自實于用而用却其取古至誠郡奉教母与
叔與俱行葬送婚嫁一力办集二子該婚及甥
又皆仰給久而称富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
俱去美取張氏中女為畢之婦既寡居奪以嫁曾

嚴州集父嫁其李女王氏妹生一子田澈新平
尤愛抚之 今上受内禪公在建倉之奉表遂
補文資莆中宗族生子死葬死不獲賻從弟瞿
仕于南而歿其兄雅方教育其孤而雅又止公
取其季以來愛之從子也遂入太孝兄子肇
頗有愛而貧死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為感
動遂官之公又命該子守田二頃畧用苑父止
公羨莊視矩以給宗姍三山之川登繡有光族
党按蹠至執下待之如一相傳以給之視故有
急急不周却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羨襟特達

人有難及徵世推三衛軍立表于一者願以者
能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率任內姓名曰
維彥黨詳問之劉法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
仕危負故自矣而此公測監院飲食之舍亦及
書來有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舍下又極養之
至數年在都司有推子訢其父宦廣中歲餘不
得俸竟死唐券具在即書曰下帑左什支令奉
郡債袖仍飭派送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
在途有妓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
食久矣亦自便公訪其實乃單亭柳氏即為闕

宦舍終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為之買田又
教以孝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以者乘
三子尤其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淫無歲不出丐
外之清或功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君相
厭蒞而後去脫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
得政或為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
政不惡與人爭、為春風故能不落其恨存職
日謹精力洪量比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
有禱卒如響若有利之看尤羞因其倍以為
政覺極適宜鋤姦無不顧忘恍惚善良若不可

解于心去微之尚為長慮海夏稅和買著在
甲令而數有差更法以皮臣既去郡以悉榆十
二且是欲陞而又重請並定從制 上從之微
人同此感德深矣寮吏至及其情樂為之用矣
者推較恐後同有按初皆甚不得已而台獲一
吏一事不至屬邑各置一曆守宰親筆往復吏
不得窺情實具見如^私對面語不待鈞距出奇而
政成于戶庭矣未嘗喜怒施一筆亦不妄用一
錢非有疾伏不謁告惜貨物如已物治公事
如私事 每日要當一日又葺而便坐蕭然目

凝塵滿室池如也遂以涪名室公退則請故者
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而一編名曰擷芳故公
之女温厚尔雅有^二玉之風有奏議制藁二十
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詵孫將版以傳世
歷任四朝出藩入筮歸已七矣了無玷缺天
下之言長者莫先焉^二亦汪出与公俱生長外
家公見老母及舅^二尚書每与如存之感待中
外諸表俱厚^二既奉祠無時不过舅家同公之
歸謂諸春祭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孝士
三福天身何奪吾表兄之遠也始公為 孝宗

隆眷重上政塗而以憂屏今春召還謂必行用
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見寃徑論之豈蘊非命
耶嗚呼姑無問矣以公之仁厚有餘奇厖播艾
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為可痛也
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無不
傷嗟內外姻黨哭之尽家五郡吏民以次致奠
且導其邦人間計涕泣凡為爵命殆仿記可罕
見也諸子承公嘉言各以材器自奮輩嘗魁國
子監第兩以漕荐上礼部卓登紹熙元年進士
科積善餘慶其在茲子若葵蒂等泣拜亦狀公

之以知公之詳死如一者又以曰取可審于母
氏舅氏謹書之告于大史氏而禱謚中朝若
妣鄉沾家之法皆公之餘子也不屢書謹狀

收魏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攷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

行狀

侍御史左朝倩大夫直秘閣取在王

公行狀

曾祖竈故任永靜軍東光縣累贈少傅妣

趙氏贈成國夫人

母丘氏贈渚國夫人

祖稹索贈少師

妣張氏贈徽國夫人

父次翁故仕資政殿孝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贈太師

此趙贈奉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正公

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礼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維文贈特進者以明經出身豈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屏避大河之患蔡特進于濟南因家焉少師左季精深兼通匠卜工算川

草篆尤邃于春煠既免少傅褒不不樂進取携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曰茲授其官以供其音名同東州孝者雲集時号兩河先生紹興初執政凡四年力勾間退已遂致其事居于四明西湖之陽今遂為都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郎吉州左司理叅軍司農官為第一教克明州孝者授其一年任滿循左從事即侯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不師方在政府詔以將成成都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縱之力可以一子戰名改左宣為節直秘閣顯

明人士仰慕造与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迂去
未来三坟名之初被延畧之命時再欲擢丞列
寺太師既不欲師其子公不力辭烏平江尚冠
恙之衝昆贊郡政声称古美全以諫可遭徧自
此不復造 朝安負柴道十有余年若將終其
身一旦趨 台除遇 圣以首論養人才裕民
力理財訓兵以為不可勝之備又論考察荐举
鬻鬻積粟等事奏对明白音吐洪暢 上意開
細陞指亦屬耳傾耳為之咨嘆即日除戶部郎
講讀王府究釋經旨詞義供勝帝于欽祗受之

建批法殿中進迂南床自以起遠外被 異知
益痕底底蘊強國在法制固固在人心然國謂
勢可振而易人心堆得而易失乘航之輪不可
不知駭与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獎莫大
于風後苟且而苟且之獎宜于本大夫以論之
不公惟不以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益其材苟
且之風或可少革其時審將顏以罪廢公奏奔
他國而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应当以一情
而廢之宜及好更事之日以召還使備環次衛
控之以恩拓之以威庶可收效于後 上深以

為然稱、孫用沙田戶場議起租稅民以為病
無敢者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言未嘗
耕釋施之施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浚如置
立田科以功農而可擾之乎茅蓆之生本非種
租名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左
柏山澤之初以予民而可周之乎豪強坐擁雖
曰非法然怨不及上今一朝廷遺安增稅怨
始有歸矣上感悟即令罷去以便貧民廢者
兩浙船司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祭之由是眷
意愈厚嘗奏為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言

一、不用議論至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
未嘗戒否人物思仇一視但無戚府既戾敢言
之地遇事輒發評彈及及動涉仇怨無少分覲
忌意或為公危之公正色曰言責不在預忠于
君者如何尔一有愛乎之頌紀綱何頓為筆
力素能自高強奏不知目休諫藁謹審子亦不
得与論事尚多此施之于外者莫伯也諫長寧
公論似府乞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晏下日
太守請問公語之曰始得之風可不容自嘿今既
事在宥司豈優者与獄具失完即上章自劾以

故但獲禮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其非出于公
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亦嘗論者
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之且嘗曰
此真臺諫也奉祠未几以同風起公遂易夔帥
夔和獠遠夷夏雜稔公首圖法郡地理合而為
一分別險要歟豁烏道識項畢見處指授盡
而于此人莫得而而企也拉夷人以寬養百姓
以惠政安吏以愛夔以大治郡有巨利既力嵩
呼祝壽之地而祖宗禘祫存備及三歲合五
州人士羣試皆在焉公以百死且陋舍葺廢寺

分以香之取又進貢帝二巨以其一予漕司去
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而成士民^{痛而}歡舞之色倍
多哈子女以為負公特愛其禁有綿竹獄椽者
相載而未為懼唐開元誥蓋以此牟利者有年
矣公五訊之皆遂寧潼州間人為冷賞允還其
亦咸請祭其事公曰不可究也稚責而遂之城
素無井寬水于山松少陵取謂白帝埭西万竹
播接筒引水喉不乾者却失于葺武課民八錢
詹事王公十兩嘗縱民取水目曰嘉泉公倚王
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欢呼相謂曰二公豈伯

仲耶其他營諾非一光定遺如子美高齋之
屬皆以餘力以新之施點玳三州與南平軍
地接生茂而思州別田氏世在表抚御不難何有
思明任鬼師楊震穆令苛皆豪信勃報
疑阻牒訴累與公化之遂得其道宣布威德
警曉禍福揭示要束至或親至盡書思昭投牒
乞減勝于丞傳示子孫楊震得玉感泣飲血盟
誓邊境乍息公遇事敏明臨机美斷戢吏至爰
莫敢仰視所詔之際及覆究問誠意其幸無不
還新者既而有仇儂之感亟請祠祿遂移永嘉

赴闕奏事上意欲留惜公已衰矣別郡為志
從事不少懈而病以不起笑二月二十五日也
娶同郡成氏彭宜人柔淑孝謹克配夫子男三
人曰星即未名而辛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提
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以年卒曰正大文林
郎移安州軍而惟安女三人長達朝詩郎中女
以下有橫正諸房公事周舜元次達承亨即汪
大有一幼亡孫男十一人坦城愜惆垣城垣
余未名坦垣將仕郎女八人其一達進士孫瑜餘
在堂曾孫女一人淳熙元年正月九日葬公

于存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多親
之孝少時所得成夫人產具悉以奉太師居表
哀毀不札有人取難及者記問絕人情見載
籍當宣收間予子惟粉金陵之孝公獨貫穿徑
史旁出入百氏至先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請于
侍立與蒞隱吹隨意奉似以探其孝問之進否
後生^多祝附之金人朱公翌嘗問侍即周公被曰
比見表中用一駟載都帑事偶忌初出周公素
簡嘿僅奉一二公遠恭生人以同公、歷誦城
簡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帑以勵其子

烏作久雄奇格紙筆立就若不謹意而語多警
稜諸公語誌類出公手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
告蒙資治編年宏詞集要變路圖澄等茂子家
其他不及屬藁教為七器人雖以公不仰文字
安為恨吃崇涵密日月獻袖六月以少伸議恆
素志矣立 朝典州威謹凜然而侍人接物卑
牧已甚 間居客至 庭洲終日 倒屣 恐其
後朝章野服顛倒層疊人、與之 傳寫略無倦
色士夫無不愛敬下至周里 間風悅眼味耐好
又不計家之有無蒙不肖為無不吝惜四時日

為象郡。且漢汪公思溫為之主盟。汪公始公實
繼之後。急叩門視所請。曲為之。徃理。故鄉大為
歸心。烏廉節傳。亦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家不
以費。公帑在。變首禁科買。城廩之額。仍以公移
錢版。編滿山谷。有以出求市者。刻以墨本。寄之
永嘉。軍卒百工咸具。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須。又
面與之。直至或倍常。人謂其過。而以之不疑。故
治溫未久。病告。凡米而喪。以之日。百姓巷哭。以
過車。得死之感。人者。深乎。察屬。問病。臥內。見公
几案。蕭然。鎮依。以。覽皆。嘆息。而退。初。治人。蜀之

裝之。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安西。上嘗有
倦倦之獲。公不几于商乎。止以緡錢。以此。歸日
輕舟而下。以餘錢。自使人。愈。咨其清。方家食時
未嘗忘。因事。凡。不可見。又。詢。究。講。明。務。求。可
以之。安。蓋。其。志。尚。如。此。及。腐。進。用。期。不。負。所。孝
以。根。主。知。去。不。以。罪。人。拯。望。其。再。入。也。終。不
得。究。見。注。業。朝。野。共。惜。之。病。且。單。二。子。以。宗。進
手。格。之。去。靜。嘿。焚。香。宴。生。自如。上。章。休。致。更。登
家。事。若。平時。及。屬。續。不。但。不。亂。聖。口。入。歛。服。体
和。柔。如。先生。皆。積。善。之。報。也。汪。出。用。外。家。以

拜下風自登歲辱知獎問置生隅厓怒伊茲殆
非一日公將游江其以假吏之燕會別千金山
容授永嘉公適未守允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
子不鄙以行笑見屬自淮荒淺不足以稱下業
復報者屢矣士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
人有愧于泉下今推收又以為言乃取為可見
款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少傳觀文殿太孛士致仕益國公贈

神道碑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奉 勅撰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傳觀文殿
太孛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
第十二月丙申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
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
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 天子曰嘻此 四朝
之宗臣也謚以文忠 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

賜且詔臣某為之文臣某不佞荷文忠公知獎
之深屏居四明先以撰公隧道之碑矣 聖恩
起於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引首碑以辭綸又
曰昔歐陽公備已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
勅命為之碑故事甚切願世辭臣既共二史館
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
用詔後世公諱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世家鄭
州之管城曾祖衍朝秦郎妣郭氏祖說左朝散
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李
博士姚王氏公既貴二世俱榮贈太師秦國公

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
公幼而孤十三入道內艰天資高亮記問絕人
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
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李
宏詞科建康府一李教授三十年除太李錄召
誠館職 高宗見奏扁曰七日可掌制除祕書
省正字以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
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宗即位八月
除起居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卿文可進
近你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

中書舍人嘗論翟斌容位官更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止謂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其被眷
誼之始也應詔條上士事皆切時病其一嚴
銓試之法又奏辟臣六參除朔望過官外勿改
旧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上亟
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軍各思
自竭龍大淵曾覲除知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
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
俱為知閤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搢紳
指自臺諫有言外諫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已

從人之義有旨罷劇就閤已允公論尚茲回繳
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
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迂奉
請祠兩任主帶台州崇道現乾道四年推登造
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陞
對留為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
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
意親制替書臣覲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改黯霍
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持祿位故宣帝以為
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

哉 上曰卿李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 太上可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遍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奏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即嘗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侍郎 上云李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

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 御札引唐太宗魏證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縷屢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及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安之方東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正規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篇末蓋是時惟證為善諫餉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

日具 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願蚤擇正人
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青其尺言使
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
使臺諫無所顧忌蚤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
勤矣斷 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
取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速於求售
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
既彙舉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欲徼奇功王安

右以堯舜之道告君安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
蘇軾輩為流俗尤當察之江門定旱 上稱其
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方代民租乃
不之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振食則盜起盜起
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問
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
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大也中間
所改非是 上曰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入
年兼中書舍人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

出今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
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
草不允詔奏謂昨者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
然聽細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
筆遂俱與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
道引疾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
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為敷文閣待制
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嘗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難於言
而溫純與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 光先之
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愕然曰
前詔亦卿所草邪兼 太子詹事嘗論謂人惟
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
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又
奏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
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 聖躬可不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止以讎取未聖不欲自送
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 太子亦與

臣甚危之 上曰卿可語 太子公曰 太子
人子也 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
陛下勿命之可也 陛無侍讀引祀禮執綏備
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
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李
士奏自唐主 本朝優待詞臣以其无簿出之
元可以朝夕論里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
可慕者陸贄歐陽脩也五年為 御試詳定官
詩 昔撰選德殿記及 皇朝文鑑序 上充
稱之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犹温也除禮

部尚書兼翰林李士嘗論 本朝專以仁立國
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勢似弱公曰
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 上
曰所以並無禍乱公曰 本朝似周秦兵雖強
其實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
圖丘合宮互奉之議再推綏草赦明著古禮以
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 上曰動天
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公曰皇天親有德
饗有道以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
兼翰林李士承旨論之部長貳判依字改為從

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 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 上日有所爭退則坎然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 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万緡今已數倍

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 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播錢數公曰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夫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蠱起亦安肯束身自歸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 上深以為然有時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 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苟則有

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 上歎曰所謂任
青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 上曰三省本
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
敏矣 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
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
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 上眷公益深嘗
奏事退 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斷每嘉之
又稱公通練軍政浚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
以文墨受知豈敢武事誤蒙信任使不敢不勉十
一年 御筆欲移興元義勝軍於襄陽此軍皆

契丹渤海漢兒慕義未歸者 上以金商山險
非同騎之地聞其營寨遺火因近之公奏路經
金漢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果於襄陽預办更
令彭果具以此意深察中情六月拜樞密使
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
卿可為也先是金主避暑壽安过上京北牒以
道遠權正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
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
公欲合侍從管軍薦奉 上曰軍帥當自上除
授公曰葬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

揚君能考實孰敢妄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
諭云事無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
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 上謂王蘭論事頗
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覆謀盡言
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况以獻納
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 御筆嘗謂大
石契丹欲加兵於虜又諭結約夏國又有忽嘗
竊據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随机應之未凡
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
月乙亥而諭卿在樞覲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

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奉國史倪
會要所勅令所 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
鮮有無事時上賴 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
三紀此正可擢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
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隨事
戒勅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
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以至給舍繳奏臺諫論
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於初又奏人才不失之
虛夸則失之誠默凡冗宜求篤實為國者因旱
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秩皆不許遂奏安

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 上方
為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
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人所見豈可尚同
既是協心侷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
和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難止欲
歸於是耳 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復
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升遐始末稽考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
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 上在喪次議
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

遠來而朝無一辭於理本安遂口占數語使歸
報為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
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編素引見虜
果心服 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
開省善堂公奏天禧故事恐不宜於今不若取
西晉宣猷堂為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延和殿今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
思陵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犹揖太傅
親往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
公揖太傅 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事

批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
謀之帷幄有不必詢衆者 上允稱獎卿能如
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
倦欲傳位 太子嫻酒少留公奏聖體康寧止
是孝思稍過豈應遽勅 上曰禮莫嚴於事宗
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
得日至 德壽欲不退休得方朕以此委卿公
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詔毋傳位親札辛卯
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又命公草詔專以奉
凡廷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

予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獨
呈詔兼提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
傳位詔翼日 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
聖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
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
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
贊 新君 先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
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
聞國男至崇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
少保益國公、以之孤之官不應以覃霈而得

力諱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
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宮五月求去方
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功除規文殿大李士判潭
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
而歸 孝宗賜金器勞閔紹熙改元判隆興府
辭不赴二年除規文殿李士判潭刑罷倍稅牙
契錢二十万婚郡事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充
職七月坐所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
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 主上登極
求言於舊弼公奏 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

皆切於世用遣閔官賜少傳告控免至再始
許馳恩慶元元年於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
遂以少傳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
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遣奏既聞 上為震悼
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緡食邑一万五
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御
史葆之女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
請大夫新知均州軍州事孫穎宣義郎新監饒
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
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細倉蕭彖餘尚幼嗚呼天

之生公固授之以問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
之遇矣自決科以至孝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
字受知 高宗 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
光宗之初政退被 主上之休寵 孝宗在位
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
翰苑時方承平極輔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
秉鈞盡輔替弥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
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必宰出處為時
重輕几無纖瑕微類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
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霍祐

南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差斷公幾兼之乃
所願則尤切 於陸宣公歐陽文忠 此非臣之
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
於世技之前碑撮取其名節國事而略其餘謹
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魏 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倚
歟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姦
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老 忠節獻納論思知
無不為弥維輔替者工惟熙 三聖相授同守
一道公安佐之字有宸藻晏也思職其存宏模

臨机輒斷華夷如告老既休著書才若拳
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慙遺殄瘁與悲既銘公墓
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為宗臣後慶
其衍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九十五

神道碑

王謨閣待制猷簡孫公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因自念
以凡庸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間以來相亡道
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
新瑞金西尉鎡之出寄示從之述且曰先公不幸薨
慶元五年四月丁丑葬未有銘因仍人九年重不幸
二兄蚤世凜然門戶之託惟先人有碑義激以中有一

閱五年始克瑾擴行實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
以銘公端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
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秦其父銀青
霸之命徙名數于危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
氏祖叔遇通經博古綢繆有奇節雅不喜王氏
季弃科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
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
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
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
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

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
方倣擾季士解散公就季雖晚而資實俊迺課
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王薦于鄉隆興元年
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邠州司戶參軍乾道四
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
義理中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帥給弓黃公鈞
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苗寘幕府御史剛嚴元
敢逆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先不言未始
一語詭隨始若難合終必垂听豪民匿罪越所
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

乃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僉書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
揖事而歸沈既薦公聞陞既而又畀以京削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奔矣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丞子即黃公廷朝
薦于廟堂欲處以季官公以二弟游宦相闕子
朕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儀曹有京削苗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畀公樞密列公珙少司成郭公伯熊列公燁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
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孝道愛人為心不
為赫、名而慘怛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夫
侵待哺者數百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便文逃責
事已而得兩又教民芟旱苗養禾於是歲飢而
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布
穀菽社倉以濟貧乏擇吳士主之民賴其利催
科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

既裕稍、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窶，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又沒縣苗稅。素重為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四百餘萬。馬相三在境內，歲有繕脩，芻藁之擾，多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久之計。脩葺市書，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謠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煥出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吳令如此，雖欲蔽矣，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藉。記士

民必至今歌之。代廷丁內艰，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必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祿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論對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

天心 上諭公曰閱城不尚華飾亦多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功 上容納
猶直併論和冗析帛之弊 上喜悉可其奏會
諫官鄧駉精增諫目即擢公古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孝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子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奉允唯者
其言甚備時嘗繕浸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
啓怨者中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思欲補振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元復顧忌故办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
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乃擢迂而罷
其言賊後不可為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无由上聞願苗神于
逆心逐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
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几公亦有迂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办中外若以二盜處之必不
肯番遂除国子司業辭不拜 上諭喜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戕而求去愈力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
之勇上之親擢得入夫及是丞相曰某有獻
替上豈能一垂听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对曰宰相与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国事不能无
可否官以諫为名是專以言为戕美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持狗彘我笑焉可与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獄
公与两季之士數百人出祖関外人谓中奥以
来才一再見公襄惟入境風来凜然守法度識

大体不專按刺傳徑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
披閱參考决遺如流未數月文书為清氏亦自
以為不寬九萬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
鎰方銓工部徐应危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大時元城列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官之以继賢人之世事雖不行園者
歸之兩担漕運通融有死溪得汗度之体衡之
茶陵秋翰持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成无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
入蠲十之三令下吹声如雷邑人相与作佛家

道塲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
一无取焉參政陳公騫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必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秋書少監訓祠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
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王
上受內禪登用舊季越三日擢公兼右尚書吏
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
季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職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
寶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溫清抗接宗戚
俾之閑釋太上推明陛下之心本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在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季
以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
先之斷以輔之則守徑而得其宜遭變事而
達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徐叔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

朱

服明堂恩封后陵縣問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固結民心亟相奉行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
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
此書有自得之趣歆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克
孝宗殯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祔書省以為壽
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
非順地狹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忘竟止待制
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叔輿之詩反覆細繹以為
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
獨與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
用願由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
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術遠所當講
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
化之原肇于宮壺而遠于外廷宮壺嚴則內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戢脩妃后之家多啓
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官嬪佐六宮之
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旧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多樞宰之職論道經邦
願萬几之暇從容与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恩數勿使与多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李士提奉方壽現兼侍讀元館伴金
國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又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戒心无厭當過之于初大瑞王德
謙典司國信所惧夫虜意密請匪頒公卒却之
慶元、年正月兼实录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对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比多竊闻自孝宗上
賓虜寢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

習喻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无復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
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內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祐而公於是時
已者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拯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為近習而逐正
人忤韓侂胄之意必嘗扈蹕有馮士迴揖之者
公独不願彼又以為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
报王喜除閣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

抗疏力爭言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与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爲出于誤報
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潜邸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奉以
州太平與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子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有一子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
寿七十有五一月除集英殿脩撰致仕嘉定五

年上以公曰李軫其遺忠特贈宝謨閣待制
仍度越彛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子公
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鉢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
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李即鉢也
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
軍司戶罷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
杙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澤滯女一人尚幼六年
歲十一月乙酉葬公于万安縣有泉鄉縣津之
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无所好惟刻意經史
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爲有用之

孝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
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東之法封國行
河之利參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
有志焉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具
備闕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
號靜閑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
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怡然子能言遇人无
美惡貴賤少長咸接以礼平實誠懇表裡如一
脩身踐言樂于聞過遜吳達善心无媚忌喜怒
不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其平者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歆以銘見屬老復
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
蔭几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定交情蒙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
從班又為僚于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
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
力嘗論日食可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皆氣等變三月朔去且陽之月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際

然使万目見其剝蝕天刑如此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兩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上既隆寬下必多盡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諒直予
君不以犯顏為難予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悅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君之不疑惟義所在嗚
呼斯入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子尤為當
寸相与論備史之規摹甚備汗青死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具四門以闢死人不言孰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糾邪慝矯孫公古之
遺直季為有用博聞多識其慶友明直諫三益
幕中之辨不為嫉豈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无隱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声色鯁論日聞

不容爰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摧從班
光赫、經惟史館人望丞弼、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非不通而道之塞
不容何病為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五

